

岁月悠悠

# 1977年,我高考

■方鸿儒文

1977年,我高考,记忆中并不欣喜若狂,单觉顺理成章——历史曾剥夺了原属于我的权利,现在只是顺应了历史潮流的归还——应该的!

1977年,“我要高考”的意愿很强烈,因为能否离开北大荒,重回故乡上海,就在此一搏了。

特殊年代特殊高考,时间极为紧迫,从报名到考试,满打满算也不到两个月。要在这争分夺秒的时间段里,将十年荒废,十年遗忘悉数捡起,其难度可想而知。所谓的“教材”是匆匆从朋友处搜寻、借来的。“考纲”更是无从谈起,一切全凭当年在校时的功底。

1977年,我正当而立之年。那年儿子出生不久,我是一手抱着儿子,一手演算着“xyz”,与时间赛跑。

那年高考,因为十年积聚,应试者如云,故还有初试。初试考场设在团直学校。我至今仍记得,初试的数学题是监考老师抄写在黑板上的。等她抄完,我也几乎答完,且满分。初试的作文题是——《当我填写报考志愿时……》。监考老师事后对我说:“你的作文写得像弹钢琴,跌宕起伏。”其实十年情感积压,能不一吐为快么?

一星期后,在团部商店的红墙上,张榜公布了“复试”名单。

复试已是1977年年底了。复试考场设在师部中学。一天考两场,上下午各一场,共考四场——数学、语文、政治、史地(一卷)。

现在回想起来,在命运抉择的关头,我们这一代“特殊考生”临考前的心态其实很平静,亦很看开。

记得复试的前一晚,师部宣传处为招待考生,特意在师部礼堂放映那个年代的“大片”——罗马尼亚影片《爆炸》。我们这批穿越了北大荒暴风雪的“特殊考生”,谁也没心

思在房间里挑灯复习,而是去礼堂一睹为快。“高考”在我们,虽已被注入了与命运搏击的不能承受之重,但同样可以从容笑对命运的挑战。

复试完毕,师部用卡车把考生送到团部后,即各自回家。我是手持打狗棍,头顶朗月,足踏积雪,一步一坎,徒步二十余里,回到连队的家——“小草屋”时,妻儿早已进入梦乡。

“录取通知书”则是在忐忑不安地企盼中,由一位开拖拉机的哥们从团部邮局给我捎来的。我清楚记得:那天放学,我正从学校回家,他叫住了我,说有我的信。我拆开一看原来是“录取通知书”!

刹那间,我心跳加剧,犹如怀揣着一块“通灵宝玉”——那种感觉此生仅有!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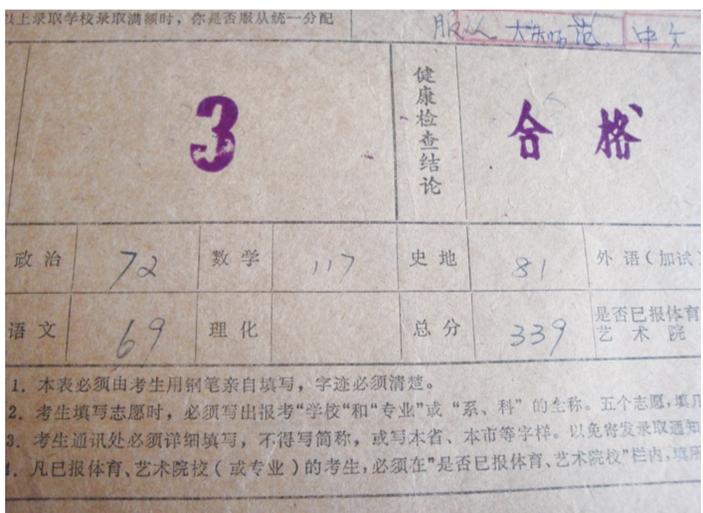
1977年,我高考,成绩还算不错:数学117,我把理科生最后20分的附加题也做了,政治72,语文69,史地(一卷)81,录取的是“大庆师范”。

1977年高考,“家庭出身”仍是道难以跨越的坎,“择优录取”庶几还是一个“梦”!据传我们这批考生是被“服从分配”扩招进去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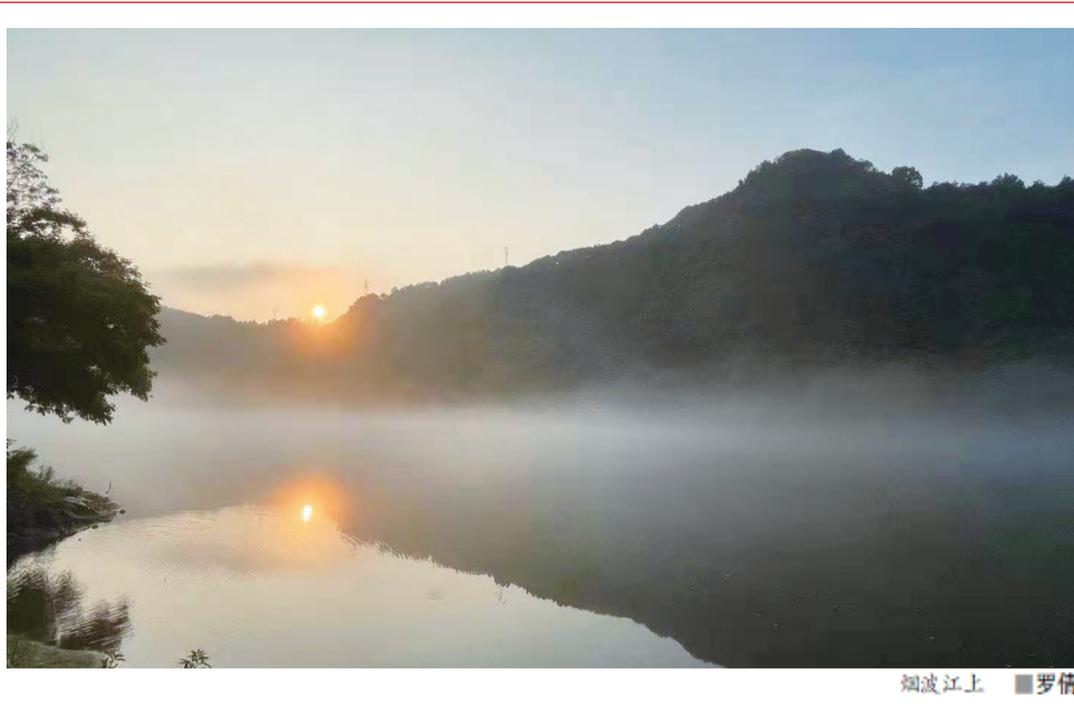
那年高考,正式入学已是1978年3月了。而我凭着还算不错的成绩当上了班级学习委员。

1977年,我高考,最感欣慰的是给了父亲一个交代、一份安慰!当我将“录取通知书”寄回家后,母亲来信说:“你父亲得知你被录取的喜讯后,病情顿时减轻了许多。”那一刻,我才掂出一纸“录取通知书”的分量,它胜过药石无数啊!

岁月如梦,转眼已四十年过去了。尽管1979年春,我为了“户口”,放弃“文凭”,退学回沪。但我仍很怀念和感激1977年的高考,因为它不仅给我一次证明自己人生价值的机会,更在于它重新开启了智慧的闸门。



笔者1977年高考成绩



烟波江上 ■罗倩

人生智慧

# 长眼睛的绿藤

■任焱越文

家住三楼,阳台不大,然前无遮拦,冬有暖阳,夏有清风,晨迎朝阳,暮赏晚霞。虽小,也让人心旷神怡。

阳台一头放了只洗衣机柜,另一头空着。想象中,中秋月圆时,可放把躺椅,搁只小竹椅,仰头遥看一轮明月。

友人来访,多建议阳台能见些“绿”。开始若耳旁风,一掠而过;听多了,心里开始琢磨起来,这斗“台”之地,花放何处呢?

在阳台外搭花架?可美丽家园建设中,连晾衣架、空调罩都统一了,似不容许再添他物;在阳台地面竖花架?但左面恰是个斜角,花架一竖,外孙来了,就不能开汽车了。后,妻子出了一招,在玻璃移门左首墙上,挂个落地花架,在花架上置几块搁板,花盆就放在搁板上。让这面墙成为一扇绿色之墙、花卉之墙。

用褐色的木料做成的花架上墙后,猛抬头一看,竟好似有了院落的意境,不免又增添了我养花的动力与信心。

那天去花鸟市场挑花,特意挑了一盆往下长、一盆朝上长的、一盆横向长的花。老板当时一一说了花名,一出市场我就忘了。

回来后,我将往下长的那盆放在最上层的搁板,把朝上长的那盆放在最下层搁板,中间搁了盆横向长的。花上架后,花架的感觉一下就显现了。轻风吹拂下,满架的绿叶轻轻摇曳,红色的花、紫色的花、粉色的花,在绿丛中显得分外亮丽。这小小的阳台,告别了长期的单色,顿显得生机盎然。

每天清晨,我根据花老板叮嘱的,你要喝水,花也要喝水的“教导”,

起来后第一件事,就是拿着水壶去给花“喝水”。在花盆里浇好水后,又拿喷壶在叶子上喷洒一遍。晨光中,架上的花儿,绿叶上滚动着水珠,嫩芽上闪烁着亮光,花瓣上透着缤纷,我突有一种身在花圃间的感觉。

我有些后悔,为什么这么晚才与花儿近距离接触,浇花赏花与花对话,站在花前,你才能体会到其中的生机勃勃。

过了十几天,顶上的那盆,向下已经伸展出了很多枝叶,快要把搁板遮住了;下层搁板上的那盆,已向上窜出了半尺许,从中又伸出了几根一尺多长的藤蔓,带着叶子,在空中摇来晃去,似在寻找着什么;绿叶间,一朵朵花儿向着晨光,绽开着美丽的容颜;中间那盆貌不惊人的绿色间,爆出星星点点的粉色小花,分外妖娆。

我激动地拿起手机,拍下早晨阳台上的美好,转手发在了朋友圈里,并写下了这样几句话:感谢阳光感谢雨露感谢清风感谢花神,第一次在阳台栽花,就给了这么多嫩芽绿叶花朵,让我这个种花小白受宠若惊!后面还加了三朵玫瑰。不一会儿就收到众多点赞。

后来,我把在空中摇曳的几根藤蔓,轻轻地拉近到花架边上,一枝特别长的,还让她从上面搁板的缝隙中穿过去,以在新的空间继续生长。

一个星期后,浇花时,无意间发现,两枝临左面窗玻璃的藤蔓,竟横向跃过一虎口宽的距离,脱离褐色花架,攀上了墙角白色的窗帘绳子,一上一下紧紧缠绕着珠型绳子,正向上攀爬呢!那绿色的藤蔓绕在玉白色的绳子上,漂亮极了。

我惊喜叫唤声,引来了妻子。她奔过来一看,也觉得很高兴。我问她,藤蔓怎么知道那儿有根绳子,腾

空越过去的?妻子也说不上来,她只是担心绳子爬满藤蔓后,就无法拉窗帘了。我自言自语地说,藤蔓肯定长了双我们看不见的“眼睛”,它看到了这么漂亮的绳子,就勇敢飞过去了。

为了弄清藤蔓长了双什么样的“眼睛”?我特意致电市植物园花卉工程师,接电话的老师回答,植物是不可能长眼睛的。我问,那会不会它对攀爬的绳子有种感应?老师说植物主要跟着光照走。挂了电话我想,窗帘绳靠窗玻璃,又是白色的,衬着的又是白色的瓷砖,光照肯定亮过褐色的花架。藤蔓向着光亮而生长,这不就是眼睛吗?是一双发现光明的眼睛了。

晚上,我找出几根蓝色的电线,分左中右三个地方,从花架顶端一直拉到底下,供藤蔓攀爬。我又小心翼翼地把已缠绕在白色窗帘绳上的两根藤蔓,一圈一圈,慢慢地脱了下来,移到右边的蓝色电线上,一上一下,轻轻地搭在电线上,让它们在新的依附下重新攀爬。

几天后,早晨浇花时,我发现左中二根电线上都缠绕上了好几枝嫩绿的藤蔓,靠右边的那根电线,我移植过来的两枝藤蔓,下面一枝已悄悄地开始缠绕了,上面一枝则昂着嫩绿的芽儿,随意靠着电线,毫无缠绕的意思。我在心里问,小东西,不喜欢这蓝色的绳子?藤蔓不理睬我,继续向着右边窗帘绳子发出的光亮,用实际行动回答了我。

又过了两三天,藤蔓的绿芽真的又窜过褐色的花架,缠在了墙角边的白色窗帘绳上了,只见嫩绿的芽儿微微垂着,似在攀爬中累了。我下意识伸出右手,刚要伸向藤蔓,忽然又在半空停住了。我想我应尊重这小东西对光亮的选择。

我与妻商量,今年秋季,这面窗帘我们就可不拉了。让这枝绿色的藤蔓,在金色的秋天,睡在白色的垂链上,做一个美丽的梦。

世相百态

# 平平淡淡潘师傅

■陈茂生文

小区快递员潘师傅50多岁了,用统称的“快递小哥”作标签显然不合适,若说是“快递大叔”倒蛮相称。人缘好,整幢楼24户人家都叫他“潘师傅”。至于究竟叫啥名字,倒没注意。每次在对讲门铃里听得“老潘,快递”,便知是他又送啥来了,有邻居开玩笑地说经常听成“老板,快点”。

潘师傅中等身材,说一口“夹生”上海话,日里风里的黑红脸色有点见老。每天骑着堆着大小快递包袱的电动自行车,停在楼下,熟练地摁密码进楼道,乘着电梯一层层地送;从不会急吼吼地把住电梯门,不停摁门铃;遇到有人乘电梯出门或回家,总微笑着让开还点点头打招呼。

回想起来好像没啥“动人事迹”,就是与各家各户投缘,所以不仅知道了门

禁密码,而且还知道若无人时,各家包裹可放在某个隐秘处,“省得多跑一趟”。

看起来憨厚的潘师傅其实也精的。看到几号几室装修就知道换住户了,便特别加以留意;遇到新搬来的住户,立马掏出一名片“发快递请找我,谢谢”,动作娴熟得就像常年混迹生意场的老板。

去年疫情期间,快递员不能进小区。有快递的人家会接到电话,除了“老潘,快递”外,还多了一句“有空就到小门口边上来”。他对收件人情况熟悉,包裹不太大的,就约好到临时封闭的栅栏门边,用根短竹竿把包裹挑

过来,大家都节省了一点时间。那辰光口罩供应紧张,需要到居委会领“口罩票”才能购买,正好儿子“孝敬”了一包口罩,所以看到潘师傅的口罩色泽暗淡还有点起毛了,悄悄把那张票递过去“抓紧到前面药房去买10个,口罩要换的”,潘师傅憨厚一笑“笑纳”了。这也应算作“守望相助”吧。

小区门口空地各快递公司安营扎寨,忙前忙后的潘师傅也不例外,常有个面容白暂的中年妇女帮着看管,还帮居民在小山一般的包裹里寻找自家快递。楼里大妈们上去“一搭脉”,不仅知道她是潘师傅的“家子

婆”,而且还晓得潘师傅来自安徽大别山,干了十多年快递,风里来雨里去就为着那份劳动保险,“还有几年就能拿上海的退休工资了”。一说到这些,潘师傅的眼睛立刻放光。

前几日“秋老虎”发威,天大热,听见门铃响,小孙女拿一瓶水等在门边上。门一开就先递过去。潘师傅也不觉得很意外,会用安徽方言顺口来一句:“小丫头,谢谢啊!”尽管素昧平生,听得那声“小丫头”,彼此关系好像又近了一点。

生活就这么行云流水、平平淡淡,依然有些事留在了印象中。